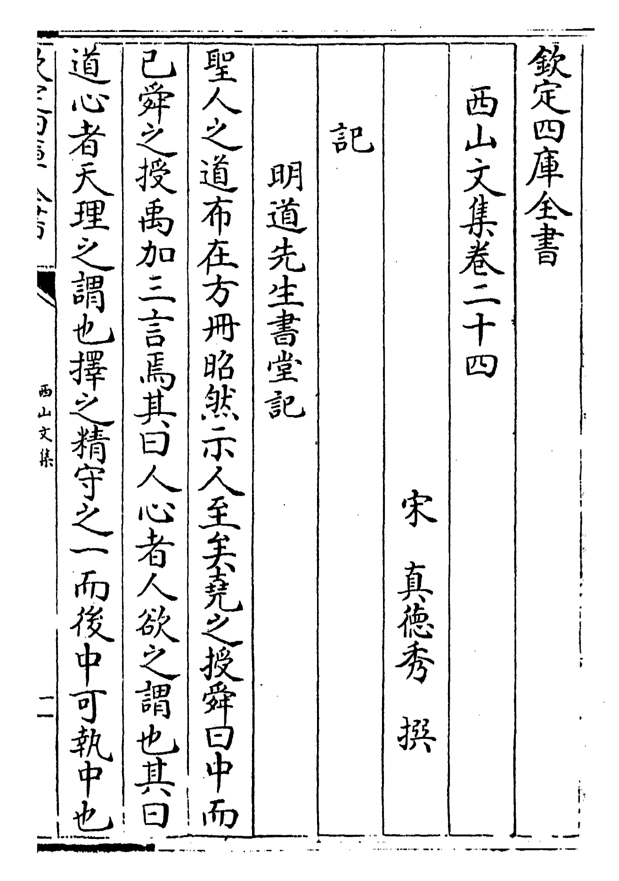


集部



西山文集卷二十四

宋 真德秀 撰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曰中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中也

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於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記禮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時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朝治教休明風氣醲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益章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

學必以達天德爲本論治必以行王道爲宗有天德而後可語王道天人内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所以上繼堯舜孔孟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歟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焉仁義禮智之性惻隱辭遜羞惡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支百骸之爲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

欲肆行義理汩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然後知性善知性善然後能知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以修其身推之於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若春陽之温其吐辭也泛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於家而士之願從者衆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誠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畀憲節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殁也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為流

涕以為使時見用必將有綏斯來動斯和之効而重哀
生人之不遇不得與於先生佐興王道之澤也悲夫先
生之心之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
嘗主江寧之上元簿攷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息邪
說正人心等事皆天理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
之人士罕有能言之者乾道中資政殿學士劉公珙知
府事始祠先生於學宫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為之記則
既較然昭著而足以風厲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

復即廨舍之前為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庳隘弗稱嘉定甲戌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帥守莆田劉公榘增而大之某時將漕在焉捐金三十萬粟二十斛以助之未幾豫章李公大東長樂李公珏繼至咸相其役為堂三間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為樓高明潔清内為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為小室焉曰讀易外為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為亭曰靜觀又將為兩廡翼之而刻墓表與河南雅言於其壁危君之於斯役勤

矣初劉公之經始也嘗屬某為之記危公又重以為請再三返而不置某以固陋力辭而不可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葢茫然不知所向久粗而若有見者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一見於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秘而覺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二言焉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

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抑有合乎否也過不自料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為然則刻置堂上以示來游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高而用力有要萬有一可為興起之助云爾

永春大夫御史黄公祠記

嘉定丁丑某被命守温陵至之日延見黨老問田里疾痛疴癢與前守令之賢而可法者欲考其行事而為之

師則有以永春大夫三山黄公告者謂其遺愛澤在人也深去之六十年而後未有及之者問其詳則亦不能道也未幾乃得朱文公先生所為公墓誌讀之其略曰始予試吏同安聞旁邑永春有賢令尹曰黄公公廉彊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他縣民有寃訟率請諉公以决其條教科指操驗稽决人皆傳誦以為法間嘗以檄書按事涉其境道旁小民稱說令尹不容口其禁令要束大抵皆崇禮義厚風俗戢吏姦卹民隱之

意其言明白簡切而其達之也遠近幽隱無弗曁者泉之士大夫為予言永春自故司諫江公民表為令有善政民稱思之以為無能繼者今黄公節守殆無愧江公而吏事精察有過之者又云公來永春承寇亂蠱弊之餘田萊多荒民力凋瘵公至首蠲其宿負民有鬻業而税籍不除者悉釐正之其文書或不具則履畝而均其税於是豪家無得幸免而貧弱以蘇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與其間獨揭其姓名為之期日而聞者相先以至

不一歲流庸盡復賦入再倍其初公又痛以廉儉自約
飭凡例所當得公廨錢悉輸之官到罷挈家當計庸受
直亦不取至於燕游餽遺之費又皆一切屏絕而鈎考
出内則必以身親之吏無得容其姦於是廪有餘粟庫
有餘錢乃視民所病凡前日無名之賦可罷者如浮鹽
錢之屬皆罷之不可者如上供銀亦為損其虛估之直
宗子米則以他錢代輸一歲至數百萬左翼軍自漳徙
屯郡下當治營屋郡分以屬縣他縣征調輸載民不勝

擾公獨出庫錢僦工徒取竹木具陶瓦分寓便舟以往為屋餘千間而邑人不之知也里正舊以誅求破產前後相屬當役者畏避百方惟恐不得脫至是乃有投牒爭先為之者嘗有寡婦負租而逃公寬其期以名之來則使之庸織於人以漸償所負又嘗有請鬻牛以輸負租者公憫然曰柰何使汝失一歲之計今春姑以丐汝秋成而輸未晚也其人欣然聽命及期果如約蓋其及民之大者既已周浹而於其細者又皆曲盡如此獨豪

家大姓侵刻細民則捕劾窮治之無少貸他所聽斷發擿隱伏人以為神而卒歸於仁恕也大治學宫闢其衢路斥去喧雜作亭其前而刻詞以厲學者語意甚偉延擇修士課試以時士子上謁者接之於學講學之外一毫之私不敢及也有儒冠而以博訟者為設席聽事之旁課以論孟通者罷歸否者呼其父兄懲以二物由是俗為一變始至歘謁羣祀以文告曰令有昏墨神其殛之視社稷祠壇隳弊甚即命改為而又植以名木至今

人猶指以思公名曰御史林遭旱出俸錢具牲酒躬走
犀望窮極幽嶮不以勞為憚雨為立應愚民奉佛往往
私立塔廟以便期集僧以是得雜處市里間亂倫敗俗
為良民患公按律令盡徹之且禁僧毋得復居外宿懈
頓革丞有女病若有憑之者巫曰故邏卒某也死而役
於城隍之神實為祟公怒曰是安敢然杖其土偶而投
之溪流女病即愈始時縣人頗神事之巫史因託以為
妖至是乃息先生叙公為邑時事如此而又繫之以銘

曰我觀黄公古人之風其剛方而潔廉者義之操其慈愛而惠利者仁之功嗚呼先生非輕許人者也若仁與義尤先生之所不輕予也迺獨歸之於公則公之為人可知矣其為政於永春者又可知矣世嘗言今之人不古若觀公所為其有異於古循吏否耶又言人情媮薄不可以義理化觀公以善曉民而民從之易若此秉彛好德之性亦曷嘗泯耶縣人故生祠公公没而咏歌之弗替也獨其遺像歲久不存祠屋亦浸就圮乃屬縣大

夫使新之而求像於公之子寺丞君幹奉而祠之以慰是邦無窮之思嗚呼公今逺矣世之君子得位而居民上者茍能師公之所以治己者而推之以治人則是亦公而已矣竊願與同志之士共勉焉若夫蜀狗其人鬼魅其俗務以法律驅而智巧勝者豈獨為公之罪人抑某雖愚亦所不忍聞也公諱璹字德藻去而為御史有直聲旋以病補外識者恨其不大施云明年十一月巳卯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泉州軍州事真德秀記

潮州貢院記

嘉定十二年閏三月壬子潮州貢院成郡學職十有四人以其繪事之圖來請記余既受圖於使者則進而問之曰始余讀梅溪王公詩知潮之有貢院久矣今者所創將新其舊耶抑改作之也且其地焉在曰郡城之北有曰鳳嘯坊者故試士之所也郡城之東有曰登雲坊者今試士之所也故基之廢八十有八年而今始復其舊也問其所以復之意曰以形勢言之則背負五龍前

峙金鼇大江之水田環而縈帶雙旌鴈塔駢羅而昺列者昔人卜地之勝也旁聯民廬後迫隍水山川清明之氣遠而弗矚市廛讙嚚之聲邇而狎聞者近歲草創之陋也況夫以人物則昔盛而今歇以規撫則前敞而後隘此其復之之指也余於是竦然曰春秋大復古謂其復之而當也是役也復之而當春秋之法所宜書然余不知主之者為誰與費之所自出則又曰知是役之當為而勇以決其議者郡太守莆陽陳公也知是役之可

為而力以任其事者別駕浚儀趙侯也若夫考視工程則寓客之賢曰王君恪勾稽出納則郡庠之雋曰方遇施儀鳳等實分任焉而吏弗與也會其費用之目為錢千三萬有奇郡之所捐者百萬別駕半之其餘則為士者合以相焉而民弗知也予曰嘻是真宜書矣蓋令之為守貳者有簿最丹墨之殷有牒訴聽理之煩苟能是則曰吾之責塞而人亦莫之責也今二君子者廼獨盡其心於責之所不及非賢而能之乎然使邦之大夫士

不能恊智并力以訖於成則二君子雖有必為之志其勢將有未易者然則諸君亦賢也哉雖然願有獻焉夫所為復選士之宫於舊觀者非以舍庳狹而就髙明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焉而已爾夫以三日之試猶必惟庳狹是去而髙明是趍則士之尚志立徳以終其身者其可苟乎故莫尊乎道徳莫美於名節士而志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累於勢權莫汚於貨利士而志乎此則下流之委也辯是非於錙銖之間决取舍於熊魚之

際昔者潮之君子葢有庶幾乎此者矣今諸君將由科舉以進於天子之廷則其於義利之分誠不可不早辨也若知媒富貴而已是豈賢守貳所望於潮之士也哉陳公名憺字伯廷由太學上舍賜第趙侯名善漣字清卿亦以文學中甲科云院為屋千有三百楹其制具於圖者此不著四月某日具位建安真某記

懿孝坊記

懿孝坊為呂氏女立也呂氏女名良子年十八父得疾

瀕殆女晨夕侍湯劑非口嘗不敢進醫屢易弗效無所
歸尤則禱於祖若妣拜且泣曰吾父所以屬疾者意吾
祖若妣欲其相從於地下也父平生獨喜耽書不善執
事善執事者莫如兒兒請以身代又拜且泣夜則焚薌
祀天詞甚苦且刃股肉粥而進時譙門鼓再通羣鵲遶
屋飛噪仰眡空中有大星三煌煌如月正照㮝楹間精
魄森然若有鬼神異物陰相之者越翌日而父瘳十日
而遂復予聞而嘉之夫以身代君者金縢之事也呂氏

女生深閨中未嘗從師友講學問而其請父之辭乃與金縢之義叶顧不異哉君親之身重於其身無哲愚咸知也物欲昏焉利患怵焉始喪其本真爾惟誠於孝者心純而慮一心純而慮一則其天者全天者全則其心與聖賢之心一也夫以女子而能致其一日之誠猶若是况於道學之君子終其身而從事焉則其進於聖賢之域庸可禦乎始良子請代父時女弟細良年十六輙相從拜禱良子卻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不能耶蓋

二女子爭相為孝如此嗚呼人誰無親有親而不知孝孝而不一於誠者皆呂氏之罪人也昔栁子厚作孝門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靈予謂懿孝之名施之呂氏為宜稱故以是表其閭父洙字魯望世儒家居貧自立於學視其女可知其父云嘉定十二年八月丁亥郡守建安真某記

忠孝祠記

忠孝祠者祠唐義闕林公攢國朝皇城使贈司空忠勇

蘇公緘也二公何以祠曰林公以孝行稱蘇公以忠節顯祠之所以勸臣子勵風俗也昔之君子以是名於世者衆矣奚獨祠二公也二公泉人祠爲泉人立也然則泉人以忠孝著獨二公乎曰不然也泉之士多工於文而言能文者必曰歐陽生詹取其尤著焉者也二公以忠孝名猶是也二公之所以尤著焉者何也曰孰不事親林公之於親孝之至者也孰不事君蘇公之於君忠之極者也今夫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子之職也而

未可以言孝也愉色而婉容承顔而順志可以言孝矣而未可以言至孝也齋戒以見君奔走以承命臣之禮也而未可以言忠也美焉而將順之闕焉而彌縫之可以言忠矣而未可以言極也然則孰為至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孝之至也孰為極曰主爾忘身國爾忘家者忠之極也吾觀林公之喪親也水漿不入口五日躬自陶甓而墳之非苟以為難也親之存也竭吾力既没而遂怠焉是死吾親也蘇公之守邕而捍寇也其子曰

家可徙乎公曰不可父老曰城可棄乎公又曰不可卒奮其力以戰力不繼死之其家殲焉非惡生而嗜死也吾受君之祿以榮其身以及其家臨難而郵其私焉是孤吾君也夫為人子而死其親為人臣而孤其君是犯天下之大戒也二公之所不忍為也故恩之當報不以存亡貳其心義之當徇不以死生易其節所以盡臣子之分也若乃祥應之假乎天爵號之加於朝褒表於一時而焜燿於千載則非二公之所計也蓋以孝而徼福

其為孝必不誠以忠而望報其為忠必不篤無所慕而為之二公所以有功於名教也玆余奉而祠之之意也敢問學二公者將奚先曰事親者人之所同事君者必得位而後可也然豈有二致哉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蓋孝者忠之基也平居能為林公則進而委質於朝廷盡節於官守其不媿蘇公也必矣此泉之士當朝夕勉焉者也奉而祠之且刻其事於壁者太守真某也與其議者博士吳實卿從事李方子也奉其祠者郡

之士者曰黄龔也嘉定十二年八月甲子朔記

建寧府廣惠倉記

寶謨閣直學士史公守建之明年脩廢植僵百度咸飭鄮山鄞水之念油然有動於中猶患顧吾民思所以澤潤於亡窮者迺以書諗於朝曰維建之為州統縣凡七皆山谷延袤相屬田居其間裁什四三歲甚豐民食堇告足一或小歉則彊者相挺為虣弱者轉死溝隍中備豫之政在此邦尤不可後謹按故侍講朱文公熹嘗建

白立倉於里社建人賴之今遺規具存郡之賦入雖狹
然節用而計其羸爲緡錢凡五萬願悉舉以平糴散儲
屬邑田野間其誠力憊不能任郡事請得上還印綬俟
繼至者卒成之於以丕闡聖主如天之仁俾人蒙施永
永無極大臣以其書奏天子曰嘻是足以廣吾之惠矣
其令迄終厥事條其所當措畫者以聞公拜命㦒然不
敢言去於是顓爲一司奉行之屬通判府事張侯似總
其綱觀察推官鄭某掌凡糾察之事又惟俗利疢非卿

大夫之賢者不能知則以禮屈新知信州朱侯在前知黄州謝侯汲古主其議凡七邑措置之任悉屬焉諉令佐之能者各董其事而以寓士二人相之凡倉以里居之有行誼者二人職其出納賑其境之廣狹為置倉之疏密故在建安甌寧者凡十有三在建陽者二十有五在浦城者二十有二在崇安者十有八松溪賑崇安之半政和又損其二焉此其大較也初議用社倉法穀貴時出以貸民至秋責其入既又慮其有督索之煩均備

之擾或反以為病於是祖常平斂散之舊糶以夏糴以秋糴價視時之髙下而糶則少損焉是冬條約成某自泉徙江西公命以識曰庶來者之有考也吁公其可謂有志於民矣葢古今之法莫善於常平然其禁防容興廢難非歳丁大侵不敢舉而貸也縣不禀之州州不禀之部使者不敢擅而出也幸而有司急民之隱不旋踵而與之然遹者易賙遯者易遺又其埶然也世之君子深思博慮以左右其所不及故社倉立焉社倉之行埀

五十年復不能亡弊而廣惠出焉凡以推德意而活民命也或曰社倉既弊矣議者方欲舉而廢之奚以廣惠為哉行之數十年殆又一社倉也是不然古之君子將有所為患己之不盡其方不慮人之莫繼社倉之弊非法之辠也使在位者有朱公之心修而復之易矣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己欲有為而慮人之莫我繼是以不仁待人也不亦薄乎惟後之人毋忘公經始之囏續其緒於既成而杜其罅於未兆雖以之百世可也奚

弊之足憂耶若夫分畫布置之詳則有故府之牘在此不悉書具位真某記

蘄州惠民倉記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蘄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圮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為某器若干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籍若寓於壄者教之率以法期年士咸就紀律公曰可

矣猶未也夫守恃兵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
邊之首政也蘄故號沃壤中興以來流庸未盡復荒菲
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而輸於公家者財
萬斛焉以廩吾兵且不給設不幸有旱溢之螽蟲螟之
孽其奚以相恤哉子為二千石於此而奉養啬於斗食
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忍褻而用也覬圭勺之贏還
以遺吾毗也時會而月計之泉之在官者羼有餘歲幸
比登粟之在民者亦羼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

民者不幸告儉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廼簡僚吏之材者涖厥事凡樂售者優其直子之未幾得粟為萬石者二靡錢緡若干萬千百有奇築屋若干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著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有固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從横馳説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民弗自安而欲與俱危不卹其生而欲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

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為本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既以告於朝下部使者核其書又書來命杲識之其欲以諗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無識焉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足紀恃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某字茂欽十三年夏五月辛卯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權發遣隆興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

都總管真某記

睦亭記

嘉定十四年六月西山精舍成明年五月作新亭於池上而命之曰睦亭客有問者曰夫睦家庭之事也子以名斯亭何哉予曰古者合族而祭事已必有燕私焉祭所以尊尊而燕所以親親其義一也予之爲是精舍也以吾王父與吾先人之丘壟在是也有精舍焉已奉吾王父先人之丘壟而春秋饗祀無以爲會吾宗族之地

是知尊尊矣而未知親親也凡人所為薄於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誠知其所出之本一則雖由衰焉而功由功焉而緦由緦焉而至於無服辟之巨木百圍支葉扶疏而根榦則一夫豈容以異觀哉然予之所以為是者非為今日慮也自吾之曾王父有子一人焉是為吾王父王父有子二人焉是為吾先人若吾叔父吾叔父不幸無後而有子者唯吾先人焉吾之兄若弟是也吾之兄不幸蚤世而吾與叔季氏僅存蓋相倚以為

命者夫焉得而勿睦耶予之所以為是者為後人慮也蘇公有言吾之所與相睽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之初一人之身也今自吾之子與兄弟之子降而為從兄弟自吾之孫與兄弟之孫降而為再從兄弟屬一降則恩為之一衰又自是而降則親盡服窮而塗人矣吁親未盡服未窮而塗人焉今之俗皆然也況於親之盡服之窮而不塗人耶此吾所以慮乎後之人也今為精舍於斯欲吾子子孫孫欽奉其先之祀又為亭於斯欲

吾子子孫孫畢其先之祀而相與會聚於斯亭勸酬歡洽之餘追念本始而知其所祖之一則服屬雖遠而情不至於踈情不至於踈則恩不得而絶庶其免於相視為塗人也茲吾所望於後之人也客又曰子之為慮則至矣然則觀世之有田以具粢盛有屋以眡塋域者不為不多而能保之以傳於後者甚寡又將何以為計耶曰此非予所能知也雖然有一焉夫自吾一家而觀之則吾之昆弟宗族同一體也自天地而觀之則凡與吾

並生於穹壤間者皆同一體也以吾尊祖睦族之心推之凡其有田以具粢盛有屋以眂塋域者猶吾心也吾其忍以貨與力取之耶吾而不忍人人亦將不忍於我矣此予之可知者其所不可知者奚庸過計為哉客曰然遂次其語為睦亭記

敵忠堂記

上更化之八年以左諫議大夫長樂鄭公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公拜疏艱辭詔曰朕方求當世之彥

相與建當世之功有大臣之才不如有大臣之度蓋心平廼可揆物非量博不能受人於是縉紳大夫士歙然知上所以用公之意公遂拜命不敢辭越若干年陞同知院事又若干年擢參知政事既又晉長樞筦與東西二府謀議公寛厚閎博其心休休然無黨偏無忿忮夙宵自竭不斵人知庶幾所謂輔贊彌縫而藏諸用者又若干年公以疾求釋位弗許至流涕上前曰臣犬馬病力不能任陛下事願賜骸骨以歸上猶曲留至數四知

公志不可奪詔拜資政殿學士付江南西道旋鉞公又奏曰臣誠駑且憊不能任帥事敢固辭廼詔升秩一等領祠於洞霄宫其時卧西山公過焉因上謁請問所為求去之果者公曰吾老且疾不宜久典政機妨賢能路是以有請請而獲吾之幸也然吾忍忘吾君也哉吾以一書生驟致此位懼即死無以報上恩今雖退伏田廬葵藿之心終在帝所吾將歸營一堂朝夕其間致子年存闕之思非子誰知吾心者明年公以書來曰堂成

矣其為我名而志之甚既不獲辭請以畝忠堂書之扁又惟自昔大臣遭時得位進退出處之道有三難焉方其進用也以有補為難用而有補矣退為難能退矣不忘君為難今公之居廟堂也於國論有調變之功其退也於權位無固恡之意迨既優游林泉宜若亡與國事而惓惓於君猶有不庸釋者書曰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公之謂矣雖然公之所謂不忘者豈徒有是心而已哉先朝元臣身處閒燕國有大政令大議論未嘗

不容效忠欵以裨聰明令天子從善如流公之被遇殊特又非羣臣匹繼自今安危理亂之機有伏於衆人所未察而先事以言者必公也是則古大臣之事其方矚望於公若夫堂之面勢挹怡山而吞西湖於登覽為最勝然非屬筆本指故不書

新建州境龍王祠記

嘉定十七年夏六月不雨祠太一於湘心亭夜漏下且十刻遥祝於江之靈曰洋洋湘流神龍逌宅盍哀斯人

亟霈之澤膏我田疇活我黍稷廟於江滸惟以報德越
十日雨大摯歲以有秋時通守張侯國均從事王埜方
被郡檄築岳麓湘江二壇因屬役焉得地於壇之左方
面蒼巒俯碧流於置祠爲稱廼闢廼夷廼攻廼治我材
孔良我工惟時冬十二月告成凡龍君之神在境内者
悉合而祠之堂皇言言貌像嚴嚴或公或王圭冕蟬聯
有疑而諗者曰雨者隂陽之和氣也謂龍尸之奚所據
依且其静而淵潛動而天飛非鬼非幽何以廟爲予曰

雨非雲弗成雲非龍弗興在易之乾取象於龍以其神變之莫測也故昌黎韓氏謂其出入人鬼之間而眉山蘇公亦謂行為人飛為龍變化往來不私其躬然則壇而禜之可也廟而祠之亦可也古今異宜豈必皆同茍可為民子敢弗共是役也經營規度壹出於張侯埜去張研代之董督唯謹糜金錢百一十萬有奇廩粟六十有一石而取材於場不與焉予既序次其事且為之辭曰

龍之潛兮幽幽或江而潭兮或山而湫騫何為兮

安卧不我民兮顧憂旱熯兮良苦歲將飢兮誰憗遲龍君兮不来極余目兮湘浦龍之升兮雲從變化欻耆兮有雷有風騰百川兮雨四極膏大田兮稼滋殖祟祟兮新宫觴豆潔兮粢盛豐冀龍君兮我饗祚我民兮無窮

蕭正肅公祠堂記

故參知政事正肅蕭公既薨之三十年臨江太守楊侯恕始祠公於學教授黃君自然以書謁於某曰盍記之

其之生也後不及拜正肅公而幸嘗出公嗣子文昌公之門獲聞公言行甚悉蓋其始也以區區一郡從事嬰權臣之鋒坐是連蹇而不悔迨其中也登諫垣任言責正色直辭上不阿人主中不狥大臣下不怵近習貪夫小人有以非道進者公必聲其罪而擊之論有弗合視去其位如去傳舍而不顧其後也與聞國論尤以獻替為已任嘗言於上曰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之愚忠佩此兩言而已有諷其太直盍少加

委曲公曰吾直道事君知任真而已何以曲為卒以是終其身不變嗚呼迹公平生之大節其可謂以道始終浩然而無媿矣非誠而能之乎中庸言天地之道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不貳者誠也人之所以不純乎道者以其貳也貳則不誠矣不誠則與道扞格雖勉焉自守不能以期月也况終其身而弗變乎公能以道始終者豈非以其誠乎公在政府時獨被孝宗非常之睠蓋嘗以誠實不欺稱公君臣之間相與以道而相

知以心可謂盛矣昔范太史論司馬公之賢蔽以一言曰至誠無欲而已蓋人之能存其心者未有不由於寡欲而所以放其良心者亦未有不由於多欲也公天資冲淡凡聲色貨利常情之所不能不嗜者皆漠然不一動其心自小官至通顯苞苴無敢至其門者非誠於無欲能之乎世降俗獘士大夫以苟得為賢雖徼倖一時而朝榮夕悴有身没未幾而聲沉迹泯者甚則嘘詈隨之公薨既三十年能使人思之不忘又能使為郡者奉而

祠之於學此豈以名位勢力得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邦之士苟能考公言行而服膺之本之以誠而持之以久異時見諸事業是亦公而已矣故於黃公之請不復固辭而為之說如此使學者得以覽觀焉嘉定十六年正月丙子具位真某記

潛齋記

金華王子文以其燕居之室求名於予予為目之曰潛齋子文請其所以名之義予曰潛之為言也豈欲使子

為節信淵明之所為哉二君懐奇抱器而時焉之弗遭故皆以潛自命逡廵退遁以終其身今吾子少有當世之志又有當世之才雖求人之莫我知弗可得也然則子之所謂潛者其意果安屬耶蓋書有之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若昔聖賢之教人常𥈊其偏而正之使至於中而止故沉潛者則欲矯之以剛高明者則欲勝之以柔斯言也非箕子之言禹之言也非禹之自言天之所命也而可違乎哉夫人之所得於天不能無彊弱之異

而濟之以人者乃所以成其天也今觀吾子文之質蓋庶幾乎髙且明者也夫其質之髙且明則天之厚於子者至矣然予之望子猶欲有以成其天焉蓋天下之理髙常病於亢而明常累於察以乾之健且有上九之悔而明夷之明亦必以晦處之况於學者乎吾子誠欲其無亢與察也則智焉而養之以愚實焉而藏之以虛精鋭果决而行之以容與舒徐於沉潛之義斯得之矣雖然人之所以成其性者學也而學之有見乎道者心也

昔者顔淵嘗潛心於孔氏矣故其所就者深純縝密去聖人之域蓋亡幾焉漢儒唯揚子雲若有見於此者其為言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見之太玄之養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其旨微矣至於論性則本焉之莫知是殆窺其形似而非真見者豈所謂潛者異乎淵氏子之潛與吾子倘有志于斯盍亦即洙泗之言求當時之所以用力者朝詠而夕思之如見其人於千載之上一旦脫然猶寐之覺則天

地之心聖賢之藴皆將粲焉陳前有不吾隱者是則潜

心之力也西山真某記

西山文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二十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吴省蘭

謄錄監生臣許浴

西山文集卷二十五

宋 真德秀 撰

記

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億修之距今紹定初元適五十祀矣鄉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疲於供億何暇議學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吳興章侯來環眂

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修財羨廼度功而賦役焉首闢肆業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樓升從祀於東西廂祀先賢於其所由內達外莫不煥然矣又惟廪士之儲未裕則括廢寺若絕家田合若干畝充榷入之取征榷錢三萬佐其廢士之業於斯者得以優游砥礪益富厥藝是歲秋賦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庭者凡六人士讙然曰我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其惟淳熙之役子朱子實記之格言丕訓昭揭星日其何人

斯而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其於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虖斯言至矣試相與闡繹其義可乎蓋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為粗迹而圖事者以理義為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同也自聖門言之則灑掃應對即性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即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

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筦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為士者壹以辭藝為宗内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子朱子所為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乎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致其力則其業為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已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為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

而亦賢大夫所蘄於士也若夫羣居終日惟琱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吾侯所為作成爾士之意哉侯名謙亨字某嘗令揚之泰興又宰斯邑 闕

敬思齋記

予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予

為記予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修身治國之事略備其與大學中庸蓋異篇而同指也今吾晉伯能掇其大要書而揭之以當槃盂之銘非有志於學疇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既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靜深居燕處怠肆易萌操存

之功莫此為要曰毋不敬者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
則專以靜言矣方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
鑑之明雖未炤物能炤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
内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儼焉弗動而神明
昭徹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説則
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為
有思之地而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誤
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

本之彌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尚實體於兹動静循環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其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空言亡補其尚戒之

浦城縣廳壁記

浦城主簿廳由中興至今無壁記長樂陳公來廼記之夫簿卑職也自漢人以枳棘喻謂非鸞鳳所宜棲則其輕也久矣陳君以文鳴天子學擢太常第由吏部選居

是官宜若不屑為而君孳孳所職弗少懈垂代矣且朝夕自立若始至然夫官無崇卑顧所以居之者何如耳苟得人焉雖斗食吏猶能盡其職即非其人雖山岳之任亦輕姑即吾邑觀之自宋興以來仕於斯者不知其幾而寥寥數百祀惟古靈陳公之名獨傳是亦一主簿耳或曰公去而通顯故傳是不然夫公之登諫垣侍講席爭新法薦正人宏論峻節固表表一世然邑之民弗知也所知者主簿時事爾使公去是弗大顯其名亦傳

故可傳在人不在官若職令陳君書此石也將使後之人指石而議曰孰清如氷孰汚如泥孰偉然特立孰汩焉突梯楚辭突梯脂韋是不可畏矣乎是何不謹其所以傳者乎君名逢寅字某其居與古靈同氏又同蓋企前修而願學者也記之所書起建炎迄寶慶凡三十四人云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

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若為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即所以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為安者也一柱傾則墊一維弛則隨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爾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

地生民則一而已矣烏乎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没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揚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絶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為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勛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

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凈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粃糠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

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身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

攝縣之瀘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廼即學宮講堂之東為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其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涖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為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於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

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侯名起章字章之予之畏友云

矩堂記

予友祝君士表取大學絜矩之義名其堂而屬予以記予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隸於已者之不忠也故其立朝寧以盡言獲皐而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惡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其居官寧以拯菑獲謗而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掾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為長吏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為一道帥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

以毫髮干焉大家而朘細民吾嘗弗直之故於鄉黨隣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凡若是者蓋懔懔焉猶懼其弗蒞今君乃能揭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者又為㫄析其義至矣盡矣而尚奚予言之求雖然斯道之難也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以己度人而不敢施之以所惡此恕之事

而仁之方所謂絜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平周溥出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矣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獨以勵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於顔子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亦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强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勵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絶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

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毋偏吝有方正而毋頗邪帥是以往將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道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已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説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横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蝨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猥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為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

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吾子以為如何祝君曰然請以是為記

徑山三塔記

佛行禪師主徑山之六年道法興行緇素歸仰百爾廢墜莫不具修乃立叢塔三以為蜕於此者歸藏之所有自衆而出者曰浮屠氏以人世為泡幻以死生為夢覺以軀殼為罣礙委而去之不趨斂屣豈其死也乃顧已腐之骸冀窀穸之奉邪師曰不然吾之法翳蓬以居今崇

大宮宇矣持鉢以食今坐饗珍芳矣凡若是者皆與昔異獨死而葬葬而塔其可已乎然死生亡窮罔儱有限多為之塔久將無地以容覯今之葬者人人異穴彼世間法不得不然吾之為法本出世間况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方其示寂秉畀炎火視此妄軀一如無物何為瘞藏乃欲自異我今為此决破籓籬生同一堂歿共一塔不分彼我無有差殊此廣大心乃佛知見於時大衆聞師此言莫不忻喜師又言曰我佛之

教慈憫為宗故常以救苦以利人非欲役民以自奉也晉魏而降惟佛是崇世人欽依猶水之壑晴腦可捐亦莫之惜况金錢寶貨乎以故居處膳羞至於薤葬日趨於靡昧者或矜吾教之盛具眼觀之適為佛法之衰何者末勝則本微養隆則道薄為吾徒者可不懼邪必也體佛之心行佛之行勇猛精進知慧光明則生而宫居死而塔葬庶乎其無愧若夫三業弗除萬行俱泯非直生民之蠧實吾佛之罪人也衆聞斯言且喜且懼乃屬

宗上人謁予請記予不得辭師名妙嵩浦城人歷主淨慈靈隱諸山又主雙徑道價為當世第一

定軒記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而詒書於其曰盍為之記予謂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未知公之志果奚所屬也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為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

爾漠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為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乎公以敏達果鋭之材而為明天子所任屬蓋嘗屏上游護天塹開大幙府制置長淮今又以法從近臣而總六師之賦其志存乎立功其誼專乎報主固非棲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儒者而非二氏奚疑雖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捐百事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身而弗

獲者況於屐功名之塗踐富貴之境凡為吾耳目之騰
心志之蜮者坌至錯立於前苑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
百千變其亟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
亂反覆又若一葉之艇而舞翻空之濤甚矣哉定之難
能也若是者其患焉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敬
則心有主而物聽命不敬則物為主而我從之古之君
子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目之睹所以養吾
心而為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然後有定見有定見然

後有定立酬酢萬變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適其可即所謂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猥曰吾守之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錮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窮理交相為用東魯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大父紫微公受學於伊川之門人為先朝名侍從公之所學自其家世且方嬰繁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懾其於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顧予何足以發公之志姑誦所聞以復命云

全行可度牒田記

予里人全何孫字行可少放浪不自羈束俄悔且悼謂老氏之學可全生而引年於是擺棄塵累受道家法為黃冠師以仙遊有林嶺之勝丹臺劍池之故蹟遂隷籍焉而時往來於天慶道院舉先疇之入悉歸諸二宮從祖西嶽公曰汝之背囂譁而鄉虛寂美矣然田者汝受之先人而共其祀者也今若是得無使汝祖考為若敖氏鬼乎行可曰不然何孫此舉所以深為祖考地也觀

今之人積金錢恐不多占田宅恐不廣皆曰吾將世其蒸嘗使萬世子孫毋變也然一傳焉而弗失者寡矣再傳三傳焉而弗失則又寡矣其來也塵積其去也川潰若是者何邪子孫不能皆賢而盈虛相代者天之道也今吾悉歸之二宫二宫常存則吾之田亦存吾之田存則吾先人之祀亦與之俱存其為慮顧不遠邪西嶽弗能止遂以諗於有司明年行可遷去西嶽屬予為之記予謂天下之可恃者理而不可豫期者事行可譏世人

嗣守之不能長亦焉知常住之必可常也哉雖然行可不娶無子則其為此固有所不得已也惟主是宫者受其託而毋負其約饗其利而毋爽於誼於不可常之中期於可常豈非行可之志哉故書以授知觀事張日隆周道珍俾刻之田之入二宫者各有籍歲修其先之祀凡十六餘則以助其徒之求為道士者焉主其約者從祖其今以訓武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云

福建招捕使陳公生祠記

紹定三年某月詔以南劒太守陳公韡兼福建招捕使先是盜起汀之潭飛礤童牛之觸乳狗之摶尺箠可馴也有司始而玩中而畏玩則養之以滋大畏則媚之以求安姦人黠子見可侮而動於是環地數百里莫非盜矣汀之諸縣最先破未幾蔓延於邵而浸淫於劒既陷將樂窺延平甚急公時執喪臥三山自中外薦紳以及布韋士相與族談者必曰非陳公不能辦此賊上從民望起公為鐔川守時遠近洶駭公不忍以家事辭星言

就道始至痍兵不滿三百府藏赤立亡餘徒以至公大
義感激人心而羸者張懦者奮從賊者亦惴然効順甫
浹辰間精采立變盜相顧不敢窺上知公之可倚也遂
顓付使事居數月又命提點本道刑獄公案䟽乞師於
朝及是來者日衆而淮西將王侯祖忠以三千五百人
至侯沈勇有謀所將士皆一當百公明方略信知賞旌
票鋭警惰媮號令赫然戎行禀畏乃親提師以出布置
有方指縱適宜兵威所加如斸枯㮽由是三郡悉平上

嘉公之功命進秩三等論譔右文殿鎮建安領使如故延平之士若民聚而謀曰公之功德被於七閩而吾州最其先者也更生之恩其可弭忘乃卜郡城之東龍津驛故地為生祠以奉公像取唐狄梁公故事名其堂曰愛仰為劔人之愛公如魏人之愛狄公也又取鮮于諫議故事名其閣曰福星謂公之福劔人如鮮于之福青社也公聞之蹙然曰予奉天子命使殄寇而靖民禀禀焉懼亡以塞責何功之敢云矧諸使者兆其謀而僚佐

效其策淮西僕資其兵而諸將奮其勇予何功之有哉郡人聞公言乃繪提舉常平史公彌忠之像於堂之左淮西制置使曾公式中之像於堂之右而通守黄君將趙君以夫侑焉繪王僕之像於中堂扁其額曰壯烈而諸將侑焉轉運副使陳公汶不幸卒官則築室别祠以昭羣賢協濟之美成公謙退不自居之志四年某月某日安奉禮成鄉貢進士范荀龍等詒書屬記本末某嘗考論古今人物非誠與才合不能任天下之大事非人

與天合則不能成天下之大功公清明英特得之於天自少慨然以圯下隆中事業自許侍親海陵年僅三十已能出奇决策揃東淮十萬之冦是其材素有過人者及鄉部雲擾公移孝而忠為時一出慨慷激烈言發俱涕誓以一身贖數十萬生靈之命其誠與才合如此宜其能當大事也先儒有言天於世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盜發於閩而公生於閩是天實屬公以弭其變也而公之精忠烱然上貫皦日是天心屬公公心帮

天天人之相合又如此宜其能成大功也嗚呼是豈偶然者耶今郡國虎爭中原幅裂内綏外禦之事方廑宵旰憂天之屬公意蓋有在而公於任重致遠之學方日楙不已焉維今之功特其發軔云爾其既不獲辭敏人之請姑叙其大略使著於石上後虖此者又將秉筆以俟

弘毅堂記

果山游侯景仁名堂曰弘毅而屬予記之始予於侯間

其德性之美問學之力心誠鄉之而欲記其未能也既又聞其立朝之盛節勁挺貫金石皦厲逾氷霜則竦然曰是真有志於弘且毅矣可無記乎維人之生具天地之性而為天地之心仁如堯舜皆可能也道如周孔皆可至也顧安有限量哉自其執德之不弘則志小而弗至於大曰吾非烏獲不能以舉百鈞也用心之不剛則力近而弗力於遠曰吾非騄驥不可以致千里也噫之人也不幾於自棄乎是故聖門之學必以弘毅為主顔

子在陋巷退然一臞生爾其問仁也得克己復禮之傳聞視聽言動之目則奮然請事而弗辭仰鑽瞻忽未領其要雖既竭吾才曾不少懈其立心之大進道之勇為何如耶繼顔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其見諸力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茍怠也悟一貫於後不茍止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廸夫手

足既啓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即不安於大夫之簀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己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傳洙泗之道歟後之記禮者襲其辭而異其指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嗚呼為仁由己欲之斯至未見用力有不足者以此質彼殆非夫子之言乎士之為士茍能深味顏曾氣象以

廣大强果自期毋安於小成毋畫於中道俛焉孶孶弗

懈弗止則重可勝也遠可至也景仁之於斯道益信乎

其有志矣雖然為山戒一簣之虧九十居百里之半景

仁其尚敬之而尚楙之篤信踐行必期底於顏曾之域

則吾將舉手而賀曰聖門有人天下有人

共極堂記

粤山之居故無堂歲單閼始作堂南鄉又對為小堂命

之曰共極焉夜氣澄徹乾文爛然緬瞻辰極若在咫尺

則甃襟肅容而再拜曰此吾先聖所謂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按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三公侍旁藩臣環翊璇璣玉衡高揭衡峙文昌泰階森布輝映其垣為紫微其象為樞紐在人則廣朝路寢造命出政之廷萬邦之所内面而覲仰也蒼龍主東赤烏司南於菟神龜儼列西北其舍二十有八其度三百六十有五在人則九畿五服庶邦庶尹之位上之所賴以翰方而作屏也昊天穹無言示人以象在上者欲其宅心

正德秉綱執要以爲四方之極在下者欲其叶恭和衷
并志壹慮以同尊乎五位之極昔之君子廸簡在庭則
惟主闕是裨受任於外則惟王室是衛出入不同同此
心也不幸退而閒處則雖白駒空谷而毋金玉其音考
槃在陸而永矢弗告斯誼也惟鄒孟氏知之故遲遲於
出晝屈大夫知之故離騷之作一篇三致意焉用舍不
同同此心也僕雖甚愚其敢忘諸嗟夫在天之極邈隅
層霄在我之極炳焉方寸端其在我即所以對乎在天

故無愧吾心斯無愧吾君無愧吾君斯無愧上帝然則共極之義豈外求哉繼自今惟朝夕欽欽猶師保是臨志於斯堂庸以自箴

上饒縣善濟橋記

昔者生民之病涉也聖人憂之取象於渙以濟不通於是舟楫之利興而橋則未聞也迨周人造舟為梁厥制畧具又其後也有徒杠以通徒行有輿梁以便車載而橋之制備矣其始本於天地之自然而成於聖人之心

思其終則濟天下而利萬世考諸春秋外傳與孟子之書蓋以是為先王之政而非民之事也嗚呼王政之弗行也久矣溱洧濟人雖未及於政然與民同患之意猶切切然非若後世官與民為二凡有司之所當任者悉使吾民自為之也民於斯時以其仰事俯育之餘又代任有司之責可謂難矣幸而賢有力者出於其間以衆人之所共任者任諸己雖其事有異於古而其義實可稱於今此予之所喜聞者也距信城二里許有溪焉其

源發於閩建舊為浮梁以渡遇春夏閒甚雨淫潦纜絶艫解對岸千里招招舟子覆溺相尋里人葉君澤目擊斯害毅然以為已憂廼相形勢庀工徒疊文石以砥之架巨木以梁之經始於嘉定辛巳至寳慶丁亥告成凡為屋五十有四楹枕溪百餘丈靡金錢幾十萬緡旁為僧廬以職守視割田立墅以備繕修縣大夫陶侯木濃墨大書扁以美濟美其利之博也嗚呼世習媮薄夫人以浚利自營豪宗右族巧漁横獵其不為州里大蠧者

鮮矣況能心於濟物乎以濟物為心者鮮況能發其家之積以去州里之所甚病者乎葉君此役其可謂賢也已昔陽虎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蓋仁之與富不相為謀有富者之力而無仁者之心不暇以濟物有仁者之心而無富者之力不能以濟物葉氏之在上饒未得以甚富稱惟其篤於好仁故能盡力以既厥事其不尤賢矣乎天之於人無私覆也顧獨有富與貧之異者財出於天而寓於人猶吏受藏於官司其出納非能專而有

之錮而守之也心仁而施公其受任也必久享報也必豐否則獲戾扵天轉而他屬亦猶吏之私其藏而廢僇隨之也故萬金之家有一再傳而流為餓隷者其不以是歟推君用心其澤可及百世故予喜為之書君字潤卿終將仕郎子孫多且賢其興殆未艾云

溪山偉觀記

延平據山為州軍事判官廳處其山之半後枕崇阜前挹大溪溪之南九峯森羅雄峙天表聽事之西故有小

亭對溪山最佳處予之為判官也因而葺焉時方習詞學科規進取退自慏府輙几坐亭中繙閱古今書口不輟吟筆不停綴間一舉首則澄光秀氣歕入几席令人肺肝醒然去之垂三十年𤰞憶舊游未嘗不炯焉心目間也比歲楊君修來為此官扁其亭曰宏博舊觀陳君傳祖繼至顧眂西偏老屋十數楹岌岌將壓獨舊觀稍加葺餘皆撤而新之為堂曰見山樓其上曰溪山偉觀樓之前為臺即舊觀之北為軒軒有小池剖竹引泉

淙潺可愛則以聽雨名之又為亭曰仰高環其四旁植梅與桂間以修竹循坡登山結茅古樟之下於是鐔川勝槩盡在目中矣然君為此未幾則從元戎以出汎掃汀樵之遺孽及攺鎮富沙君又從焉其居於是財數月爾而發揮山川之勝如恐不及葢賢者之心於事之當為亟起而圖之不必為已凡皆若是也柳子嘗言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清寧平夷然後理達而事成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詎

止是哉天壤之間横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粲焉畢覩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而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蓋嘗升高而寓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乾乾終日不能與道為一其登覽也所以為進修之地豈獨滌煩疏壅而已邪若予之區區於科目則既陋矣陳君乃存其舊而表章之可無愧乎故嘗謂

天下有甚宏且博者而非是之謂也予老矣久有子雲之悔方痛自湔磨以庶幾萬一而君於斯道尤所謂有志焉者安得相從偉觀之上笑談竟日以想像春風沂水之樂乎是役也起紹定四年二月之庚申而成於四月之甲子君字清卿三山人以州從事兼捕使司屬官於幕畫與為多云

樂安縣治記

樂安之為縣百四十有餘年於今斯民蒙累聖涵濡之

澤休養生息日廞以蕃爲令者得與田野相安於無事
紹定之三年不幸盜發鄰壤燬雩都𨑳宜黄乘間擣虚
出吾不意於是信安張侯渭叟之爲宰未閲月也報始
聞侯命勵射士糾民兵未集而䆉大至吏與民四出以
避其鋒䆉退侯自悼至官晚不得豫飭守備以全吾民
則請於州丐罷去邑人聞之者皆曰吾邑之令賢令也
其可舍諸則相與白州求侯還故官侯曰民不能舍吾
吾亦不忍忘吾民也顧無屋以居奈何邑之士陳氏曰

吾令賢者也令而還吾請任營建之責侯又曰有屋矣無財柰何曾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還吾請致餼粟之助郡太守黄公歎曰民之愛令一至此乎然非兵無以衛吾民則命簡鋭卒五百戍其境以壯境之形勢侯乃還治其人遺民之脫於鋒鏑者亦扶老携幼以歸侯疚心拊摩若已瘝恫凡若干月里廬之殘毁者浸復呻吟者浸息而縣廳事之堂若燕私之室亦相踵告成葢靡錢緡若干其凡出於某氏而衆又協助焉方侯之遇盜

也縣民有繫於獄者盜問之民紿曰非令也侯遂免昔高柴嘗刖人既而以難出奔而其免已者即前之所刖也蓋因皋用刑吾無心焉此高柴之所以免而孔子之所以歎也張侯之釋於難其亦若是乎至官寺之營建又一惟民是賴嗚呼觀乎此則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今未嘗有異乎古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古未嘗不可復於今也然則謂禮樂教化不足善其民者固謬而以弭筆之名醜江右之俗者又益謬也縣治故有室名不

欺侯復其舊扁日處於中思所以答其民之望而書來請識本末予謂侯之至官屬爾民何以知其賢而免之又何以知其賢而經營其居若不及傳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侯天資懿實履踐素篤故未施信而民信之令將有以答其民亦曰盡吾誠而已爾先儒有言無妄者誠而不欺其次也蓋無妄天之道不欺者人之道悠久不息則人而天矣侯其免乎哉不欺於已斯不欺於民不忍欺其民民亦不忍欺其上矣此予之所望

也若曰發擿以為明鷙擊以為威而欲民之不我欺僕固弗忍為繼僕者亦當知所擇也陳氏名某以恩授某官曾氏名某以恩授某官僕今為奉議郎姓黄名炳今以提舉常平兼知撫州

存齋記

墨莊葉清父以存名齋而屬予發其義予謂存一也而易以性言曰成性存存是也孟子以心言曰操則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即理也而主是理者心

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易言存性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蓋屢言之夫不以操舍存亡之機爲甚可畏乎堯舜性之不待操而存者也然曰兢兢焉業業焉不敢少肆也湯武身之則不能無事乎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懼一念之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貳爾心懼一念之或貳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者所以保吾之存中庸之戒不睹曲禮之儼若思所當深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

子之寡周子之無所當漸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氏之存儒者之存存吾之實理也而老氏之為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窮其末流又有所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為本而非主乎理矣清父顧兼取之予懼清父之貳而失其所存也夫學莫惡於多岐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是而顓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東萊吕成公淳熙中講道婺之明招山其季大愚實從學者入則受業於長公退即少公而切磋焉四方之士賴以淑艾者甚衆二先生殁又皆窀穸於此而故未有祠祠之自盱江處士吴定夫始紹定初予屏居粤山之麓定夫布衣芒屩惠然見臨問其所從來曰吾東訪漫塘劉聘君南過趙傻章泉上遂以見君也亟進與語命酒而觴之曰吾不飲為設羮胾曰吾不肉食累年矣眡其色一無所求獨曰吾為二先生祠幸既就而無文以

記君儻有意乎予曰嘻子不趨權門鶩勢途而歷游於寂寞之濵不媚示鬼不謟老佛而汲汲於二先生之祠何其好惡與俗異也且子亦知二先生所以當祠者乎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絶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材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䟽顯斥其姦孤忠凛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二先生所立如此其祠之固宜然自定夫言之非有平生

師友之恩又非居官任風教之責而貿衣營之若不可已者何耶吁此其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也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吾子以義請予敢不從居數年未及為而定夫卒垂絶猶語其子曰明招祠未記吾死不瞑目祥老奉遺命以來為之慼然曰此子之罪也乃次其本末而書之定夫名應賢不深於學而能知天下之正理饑寒窮戹弗自恤而以當世善士失職為已憂方別予時將北之渠陽省遷客未果而王去非守樵川豺虎滿道無

敢從行者定夫獨負一布囊與俱予嘗評其人蓋古所謂特立獨行者近世巢無修之徒未足多也始定夫將立祠住山森公實左右之又序以贈其歸味其詞磊磊不凡豈昌黎所謂魁竒忠信沒溺者邪故併著之

養正堂記

予友莆田王實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處而思焉嘗以語西山真某曰在易有之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我者未嘗不正而所以

養之者則在乎人焉故合二卦之義當楹席之銘敢請一言以發其指予謂蒙之為義取物之穉而言泉之涓涓始出於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於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間之其不壅閼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

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於學終於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之則一險一動者蒙頤之所以異也自外卦求之則皆止者蒙頤之所以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摇善學者即斯而玩

焉則知寂為感之本感為寂之用動靜以時循環無間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弗相悖川流厚化源源無窮矣抑實之之為人清明剛果蓋不待習而能若疑乎靜止之象尤當深玩而默體也敬哉實之勉用其力視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為有得於易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去而民祠之祠三十年而燬於火燬三年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揭之

者曰此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為郡者與其為民者之不能復也泉之舊守得祠者衆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令存焉者廢者民不知其廢幸而存者化為翁媪膜拜之室像設故在人不知其為誰蓋感之者不以心報之者不以情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王公而公其繼也萬安東城薌火百世曾謂公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心藏於中窈不可測而人之視

之若辨白黑然夫聖賢之澤豈皆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其心爾癸辛跖蹻之惡亦然賜之而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衰惟是心為亡窮公之政留於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則愈久而常存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為郡者不能復真有媿焉而某之愧為尤甚某之初守泉也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睠焉還答以温陵赤子為寄而毋崇宴觴毋豔琛貨民以安靜俗以儉化則其教之之目也在

郡三年雖微銖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為心則凜不敢渝頼是得亡獲辠於泉之父老公之賜我厚矣而其再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輙慼然汗岀以慚顧郡方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不敢遽興而士之知義者能勸民使為民之好義者能以役自任月再朏而工告成民之媿於是乎免而某之愧終不可滌矣紹定初郡修忠文祠某為之記謂因民之思王公而知其性之本善由今驗之信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事始而慼然已而

忻然是忻與戚何所往來性也性之善故於為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其不善者疾之若讐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然為政者亦豈樂夫人之疾已哉心不存而欲為主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日憧憧乎其中陷溺焉而弗自知爾是祠之復將使人怵然自悟以失本心為恥其益顧豈少耶其成實六年十二月甲申勸民使為者郡學録黄龍共為之者承節郎滿開宗也

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五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閨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為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閭有塾族有師亡馳騖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為行中和以為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蹈利者浮游四出而為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奇偽為漢之經生琱鏤華靡為唐之進士昔以存心者今以蕩

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後世之法而冀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放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土之安而無慕乎外必損今之弊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為哉幸而有令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蓋在今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縣學地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而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繢輝煥

東西為齋四以處生徒中間閣一以藏奎畫射有圃先
賢有祠藏修息游無一或缺又有餘力稽其糧儲之入
吏不得乾没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
直處庠序為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
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
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而計過者
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
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敎雖

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也若夫足踐黌舍之閾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西山文集卷二十五